

說 唱

更上一層樓

思 奇 著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716.4
939

內容介紹



這本說唱集一共有四篇，「更上一層樓」和「步步高」
是寫今日農村中先進與保守思想鬥爭的故事。指明在農業
生產上，要克服保守思想，組織起來，改良技術，才能提
高生產，過幸福的生活。「開渠水」是一篇揭露特務造謠，
破除迷信的故事。「趕窮魔」是根據蘇聯民間故事改編的。
它借一個神奇的故事，反映蘇聯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推
翻了沙皇統治，建設了新社會，參加集體農莊，擺脫了窮
困的經過。

說 唱 更上一層樓 思 奇 著

*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前門區三里河大街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4號

營業部東打磨廠158號 電話(7)2887

電報掛號2887

印刷部三里河大街37號

*

總書號0022(曲字0006)787×1092 $\frac{1}{32}$ 印張1 24,000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冊 定價 1,300元

說 唱

樓 層 一 上 更

著 奇 思

北 京 寶 文 堂 書 店 出 版

目錄

更上一層樓·····	(三)
步步高·····	(一二)
鬧「聖水」·····	(二三)
趕窮魔·····	(二七)

更上一層樓

風和日暖三月天，
清明穀雨緊相連。
家家修整犁和耙，
春耕工作各爭先。
農民們，
緊張的工作疲乏難免，
晝長夜短好睡眠。
這一晚：
農業生產合作社召開了擴大幹部會，
決定了耕地耙地全面開始在明天。
散會後，大夥都回家睡了覺，
第三隊長馬喜元他心中有事睡不安。
他聽見東鄰家的大公雞剛才唱過了頭一
遍，
就急忙爬起把衣穿。
他媳婦睡夢之中被他吵醒，
拉了他一把叫喜元：

「三更半夜你到哪裏去？
再睡上一覺也明不了天。」
喜元說：
「你好好睡吧別管我！」
說着走到屋外邊。
舀瓢涼水洗了一把臉，
立時精神百倍添。
邁大步來到了農業生產合作社，
撥開大門走到窗前。
聽了聽，
飼養員鄭老連正把呼嚕打，
黎明前的一覺真香甜。
馬喜元向着窗戶把頭點，
暗說道：好，你睡吧，我可要套車把馬
牽。
馬喜元套好了膠輪車一輛，
紅騾子拉長套白馬駕轅。

把車帶到大門外，
停在門外糞堆邊。

這堆糞本是留着在豐產地裏追肥用，
普通的底糞早送完。

規定好這堆糞誰也不許隨便動用，

馬喜元他看着這麼大的糞堆有點眼饞。

這一回他起早摸黑就要偷送糞，

他覺着這是爲自己本隊的生產有光沾。

你看他：

整好了車箱上前後閘板，

伸手抄起個大鐵鍬。

刷刷刷眨眼之間把車裝滿，

放下鍬兩手使勁掂了掂車轆，

覺着轆輕不大一點，

抄起鍬刷刷地就往車頭裏添。

再掂掂車轆又有點重，

掄起鍬又添車後邊。

轆沉了添車後，

轆輕了添車前。

喜元他只恨裝得不夠滿，

一霎時車箱裏大糞就冒了尖。

鞭子一晃車走動，

掄車出村奔正南。

車馬走在大道上，

喜元點着了一支烟。

口叨香烟想心事，

我這個小算盤實在周全。

這橫豎不能說我是自私自利，

我爲的我們第三隊全體有光沾。

別的隊一定對我有意見，

準保管我們三隊隊員們都喜歡。

馬喜元一邊趕車一邊叨唸，

紅騾子白馬走得歡。

使熟的牲口通人性，

認得道路記得地邊。

不多時來到了第三隊的玉米豐產地，

喜元忙把糞卸完。

撥過車來回村走，

喜元坐車跨車轆。

書要簡潔方爲妙，

重疊敘述費時間。

馬喜元緊忙着送了三趟糞，

猛抬頭，

東方發紅亮了天。

天空中百靈鳥花言巧語把歌唱，

村裏邊雞鴨牛羊叫得歡。

這時節，

家家提前吃過了早晨飯，

抽烟的人們也抽完那飯後一袋烟。

就聽見噹噹噹這本是農業社集合下地的鐘

聲響，

社員們急忙忙牽牲口又把傢伙搬。

一個個身強力壯精神飽滿，

參加春耕的全是青壯年。

騾馬牛驢肥又壯，

新式傢伙件件全。

這真是兵強馬壯武器也好，

計劃周到組織嚴。

生產戰綫上來作戰，

準保險旗開得勝光景越過越香甜。

隊與隊組與組互相挑戰，

早耕早種爭取時間。

一隊的人們說：

「我們兩張犁今天要耕二十畝半。」

二隊的人們說：

「我們深耕細耙三十畝地一天完。」

三隊的人們剛要答話，

四外一睜看不見隊長馬喜元。

有的人急忙回家把喜元找，

有的人拾掇傢伙忙把牲口牽。

找喜元，家裏外頭全找不見，

牽牲口，一騾一馬沒有在槽頭上拴。

隊員們乾着急誰也沒有法子辦，

這事也急壞了飼養員。

大夥兒全望着劉雙全要他快把辦法想，

因為他是第三隊的政治指導員。

雙全低頭算了算，

算透了喜元的「巧機關」。

他立時想出了臨時辦法，

要保証耕地耙地的計劃按時完。

招呼大家快下地，
家裏留下隊員李福山等着喜元。

且不唱一二三隊全都下了地，

回頭來再唱馬喜元。

他聽見村裏鐘聲響，

不由心中犯了難：

我有心緊忙再送上一趟糞，

又恐怕被人看見半路上搗麻煩。

搗陣子麻煩倒是小事，

要緊的是耕地開始就在今天；

耽誤了耕地就要少增產，

我們第三隊怎麼能落在別人後邊。

有心收車不送了罷，

左思右想又心不甘。

一不做二不休我豁着幹！

再送上一車，大料着也不定有人碰上把我

攔。

喜元立時做了決定，

把空車趕到糞堆邊。

七哧咯喳眼看糞車快裝滿，

不好了——

就聽見背後有人喊喜元。

喜元急忙回頭看，

原來是本隊隊員李福山。

福山連把隊長喊：

「隊長隊長呀馬喜元！」

住手住手你快住手，

眼下送糞可不沾弦。

昨天晚上才開了會，

規定的耕地開始在今天。

在會上一隊向咱們提出挑戰，

你還代表咱全隊應戰發了言。

都知道早耕早種耙地保墒能防旱，

爲的爭取豐收年。

臨散會社主任還宣佈了事一件：

叫各隊把缺肥料的數目字開個清單。

這堆糞是專爲各隊的豐產地來準備，

合理分配誰也不許亂動一鐵鍬。」

福山認真地往下講，

喜元越聽越心煩。

他狠狠地把福山瞪了兩眼：

「你這人真叫討人嫌，

你胳膊肘兒往外擰，

難道說你不願咱全隊把光沾？

咱們搶先送上幾車糞，

就挨頓批評也不冤，

咱隊的莊稼增了產，

那才叫名利兩雙全。

作檢討挨批評我一人去擋頭陣，

增了產受表揚得利益是咱全體隊員。」

我爲咱全隊作打算，

又不是爲我個人把便宜貪。

怎麼也夠不上自私自利，

你別把我這銀燈台當成錫蠟杆。」

福山說：

「這些事咱們先不爭論，

反正咱們耕地的計劃算玩了完！

人家一隊二隊全都套犁下了地，

咱們三隊少牲口沒人乾遭難。」

喜元聽了這句話，

一股子急火往上竄：

「來來來快幫我裝完這車糞！

送到咱玉米豐產地裏邊。

騰下牲口趕快套犁去耕地！

決不能落在別人後邊。」

（夾白）來，快裝車，別愣着啦！

福山連說：「我不敢！」

喜元說：「有我哪，我是隊長你是隊員。」

福山說：

「你既是領導人就該領我們走正道，

占奸取巧的事情別找咱。

你搶先送糞把紀律犯，

耽誤了耕地你也得把責任担。」

李福山一行說着回身走，

喜元氣得眼瞪圓。

狠狠地揍了轅馬一鞭桿，

紅騾子吃驚往前竄。

馬喜元心急只嫌騾車走得慢，

吆吆喝喝緊加鞭。

搶送糞怕被人看見，

耽誤了耕地也不是玩。
只要眼下別人看不見，
糞撒在地裏收回來難。
就好比生米做成了飯，
怎麼也不能再還原。
喜元只顧了暗叨唸，
兩隻眼忘了看前邊。
沒想到兩個牲口還沒餓飽，
糞車又裝得像座山。
一連氣送了好幾趟，
牲口又餓又累滿肚子不高興對着誰談？
正趕上這段路坑坑窪窪不平坦，
坎坎坷坷像爬山。
忽聽咯噔一聲響，
車轆轤陷在道旁坑裏邊。
馬喜元，急了眼，
扛一回車腳又搬一回車轆。
緊了緊馬肚帶又整整騾子的套枷板，
拿鞭桿又把車下泥土剗。
手脚不停滿頭大汗，

嚕噠哦喝甩響鞭。
白轆馬坐着屁股直把氣喘，
穩穩地站定不動彈。
紅騾子火性暴把套繩拉斷，
你看牠——
吼吼亂叫四蹄暴跳擡起尾巴一溜烟。
喜元急得直打轉，
搓手躁腳又抬頭望望天。
恨不能撒開兩腿去把騾子趕，
剩下這兩隻手一推一拉把糞送到地裏邊。
一個人哪能分成兩段？
急得他跑了車後跑車前。
喜元正在發急躁，
就看見從東南跑來了人一班。
頭一個是第一隊隊員趙金善，
第二個是二隊隊長宋寶田，
後邊跟三隊隊員張常滿，
再後邊又來了劉雙全。
一夥人齊奔這邊走，
這真急壞了馬喜元。

越怕人看見偏偏就被人看見，這可叫我怎麼答言？

喜元正在進退兩難，

就看見：

寶田金善去把騾子圈。

逮回了騾子把車套好，

大家夥推車軋轆又搬車轆。

宋寶田抄起鞭子把騾馬趕，

劉雙全喊着號：「一二三！」

人多不費吹灰力，

車馬走上了平坦道上邊。

馬喜元滿心裏感激又說不出一句話，

皆因為自己做事心眼兒偏。

他只得向着大夥把頭點，

順手拿起長條鞭，

剛想掄車快着走，

從村裏跑來一人把他攔。

這個人鬚髮花白六十多歲，

腿腳硬朗腰不彎。

要問這是哪一個？

這就是農業社的飼養員名叫鄭老連。

鄭老連氣喘呼呼地把喜元喊：

「爲什麼你半夜三更偷偷地把牲口牽？你就不知道，馬不得夜草難肥壯，

兩牲口頭遍草剛吃完，二遍草還沒添。

牠們才吃了半頓飯哪！

水也沒喝你就往外牽，你就把車拴！

你又把糞車裝得這麼老滿，

不用問，你定是心急緊加鞭。

騾子馬要是會說話呀，

準罵你喜元壞了心肝。

牲口是咱全社財產，

累病了牲口耽誤了生產都要你把責任

担！」

鄭老連數數叨叨往前湊，

摸摸騾子耳朵根又搗搗白馬的鼻子尖。

牲口見了親人的面，

甩尾巴刨蹄直叫喚向着老連訴開了冤。

大家夥見此光景齊把頭點，

暗暗稱讚鄭老連。

馬喜元低着腦袋憋了個大紅臉，兩種思想上下翻：

我本想爲我們三隊作打算，人家多數都是顧全盤。

連我們本隊隊員也反對我這一點，頭一個就碰上了李福山。

我只說送糞走的是條平坦道，誰承想走上了亂子山。

半路上窩住車牲口竄了套，好像是故意地跟我爲難。

越怕人看見，一二三隊的人們全都看見了，

越怕悞春耕，偏偏就悞了這麼老半天。大家夥好心來幫忙，我覺着更抱歉，

鄭老連關心牲口，更顯出我是拿着公共財產鬧着玩。

馬喜元越想越覺着不對勁兒，想起來悞了耕地更是心不安。昨晚我還代表三隊應了戰，保証三天要把地耕完。

今天剛開犁，計劃就被我打亂，一連串的工作都要受牽連。

想到這裏忙站起，放開嗓子喊雙全：

「雙全哪，你快去把咱們的隊員找，我回家去把傢伙搬。

咱卸了車快把犁耙套，不耕完二十畝地咱不把家還！」

喜元的話剛說完，一旁惹惱了鄭老連。

老連說：「說什麼也不能再讓這兩牲口把活幹！」

一定要叫他們歇息半天。」

喜元說：「悞了耕地損失大！」老連說：「累壞牲口也更麻煩，悞了生產還要賠錢。」

喜元說：「說什麼也得去耕地！」老連說：「我就不許你把牲口牽！」

他們倆粗脖子紅臉來爭辯，旁邊走過劉雙全。

劉雙全，笑滿面，笑嘻嘻地叫喜元：

「咱們的耕地耙地全都沒耽誤，我帶領隊員們已經幹了這大半天。」

喜元連說：「我不信，

沒牲口你怎能夠套犁把地翻？」

雙全說：「誰像你那麼死心眼，

看問題淨往牛角尖裏鑽。

我要求一隊二隊來幫助，

三個隊的人馬大插班。

兩個隊的牲口犁耙三個隊用，

做到了人閒犁不開，才解決了咱隊的臨時

困難。

牲口累點咱多加料，

明兒讓牠們歇一天。」

雙全說着用手指，

喜元順手望東南；

就看見大家正耕三隊的地，

人手齊整驛馬歡。

喜元看着直發愣，

雙全接着把話談。

他說是：

「咱們農業社好比一台大機器，

機器零件就是咱全體幹部和社員。

行動統一思想一致才能搞好生產，

誰存私心就影響全盤。

幸虧咱們是個活機器，

多數人同心合力還能克服臨時的困難。

今天的事就好比機器上有一個齒輪它向後

轉！」

（夾白）喜元說：「這個齒輪就是我唄！」

雙全說：「今天的教訓望你謹記在心間！」

喜元聽罷這些話，

又是悔恨又喜歡。

恨的是：自己不該鬧本位，

對不起領導和全體社員。

喜的是：沒誤了耕地大事一件，

多虧了兩個隊互助友愛來支援。

平日裏雙全也常給我提意見，

我不接受反倒嫌他管得寬。

這下子我才明白了：

他的理正，我的思想偏。

假設別人要是都像我，

準落個七零八落散了攤。

喜元越想越後悔，

他連說：

「今晚上開會我要把思想好好向你們談一談。」

我老覺着克服了自私自利這個大缺點，

鬧半天這個缺點還是跟在我的身邊。」

雙全說：「你是比以前有了進步，

可是還沒跳出小農經濟自私自利的圈。

步 步 高

高。

絲絃輕撥鼓板敲，

唱一唱互助組長劉雲橋。

秋收完畢評比結束了，

他們組沒得頭名，組長的情緒有點不大

要知道：自私自利、本位主義實質上都是

一個總根源。

咱們這就要過渡到美滿幸福的社會主義，

眼時下咱們都上了這隻擺渡船。

全船人一心一意齊努力，

三心二意可不沾！」

大家齊說：「對對對！」

咱們要齊心合力來撐船。」

馬喜元思想開了竅，

從此後全社人的思想更抱成了一攢。

積極穩當又團結，

邁開大步齊向前。

一九五四·保定

這幾天，他飯吃着不香、覺也睡不好，
清早起，他倒坐着門檻、嘴叨空烟袋、越
想越心焦，暗自發牢騷。

你要說他是發牢騷，就真真把他冤枉了，他是想，找一找失敗的教訓至今還沒找着。

自從把愛國增產運動搞，

我們全組人熱烈響應了祖國的號召。

我們組，訂好了增產計劃緊接着寫戰表，

挑戰書就向李占鰲的互助組裏交。

我們挑戰他們應戰，戰鬥就開始了，

兩組人增產熱情似火燒。

組員們都像吃了興奮健壯藥，

如生龍似活虎難畫又難描。

你說他組強嗎，我組也不弱，

也不論比賽哪一條。

早晨下地，老是不等他們吹了集合哨，

我們組的戰鼓就咚咚敲；

別覺着他們新犁耕地春耕完得早，

我們用舊犁也沒誤了耨春苗；

立夏開了鋤，他們頭遍間開苗又鋤二遍草，

我們也耨完了兩遍又安好轆轤把水澆，

你說他們組有噴霧器、殺蟲藥、發現棉蚜消滅得早，

我們組全體動員活捉了螻蛄七千多條，保

住了穀苗；

他們組上追肥用的是化學肥料，

我們組黑、黃豆餅也沒少往地裏挑；

你別看他們組寬壟密植做得好，

我們組整枝打杈技術高超；

我們全組人都覺着今年競賽一定勝利了，

我黑夜作夢也夢見勝利的紅旗在我們房頂

上迎風飄！

我不放心，抽個空就往窪裏跑，

兩個組的莊稼都瞧瞧：

常言說：「孩子是自家的乖：莊稼是別人的好，」

這話真不假，我總看着我們的莊稼長得有

點歪！

我急忙召集全組作檢討，

大家發言鬧嘈嘈。

這個說：「莊稼長不好是上得糞太少！」

那個說：「應該趕快追肥把水澆！」

我們的組員張二寶，

他一言沒發緊皺眉毛。

我問他爲什麼心中煩惱？

他說出個話來真蹊蹺；

他說是：今年的競賽一定勝不了！

他說責任全在我劉雲橋！

本來嘛，我是這組的主要領導，

可是我覺着力也沒少出、心也沒少操，莫

非說就統統白費了？

我一時心煩沒理張二寶，

他還不住嘴地瞎叨叨。

自從開競賽，二寶他提的意見可真不少，

我總說他不從實際出發要求太高。

他越堅持他的意見我是越接受不了，

也許我是犯了主觀主義要了官僚。

這一回我決定追肥、澆水趕快搞，

一定要把莊稼餵壯了！

好容易盼到莊稼收割了，

評委會開會在民校。

秋收評比計劃好，

全村展開了評比熱潮。

我們兩個組，在愛國思想、互助勞動這些

方面還差不了多少，

決定勝負就單看秋收產量誰的高。

我的勝利信心十足，真有點衝昏了頭

腦，

不料想開了個貓咬尿泡，真好像頭頂上澆

了凉水一大瓢！

我們的莊稼棵長得不錯就是穗頭小，

我們的棉花好多的開花沒結桃。

人家的穀子特別好，

我們的穀子和人家一比就顯着孬；

人家的莊稼穗大子粒飽，

爲什麼我們的糧食就長得那麼薄？

我們比了棉花比山藥，

稱了高粱又把玉米約；

地裏的莊稼產量全都比到，

比了茄子又比辣椒；

比來比去還是人家的好，

樣樣產量都比我們高。

人家全組人樂得唱歌又把舞跳，我們組男女老少連我在內情緒都不大高。

我本當把全組的情緒鼓勵好，

重整陣容明年再戰李占鰲！

我也曾召集會把失敗教訓找，

三番五次怎麼也找不着，

教訓找不出，不能確定下次怎麼搞，

這件事可真難壞了我劉雲橋！

我是個共產黨員按理說不該把情緒鬧，

到如今不由自主啦，越想越心焦。

老劉正然獨自煩惱，

忽聽見背後有人喊聲高；

聽聲音就知道是張二寶，

他一定又來向我發牢騷。

我這陣子心情不好他不知道，

這真是安心給我個臉上不好瞧。

他要是好商好量我就虛心向他作檢討，

他要刺激我呀，我也不能把他饒！

張二寶一進門看樣子氣頭可不小！

他不稱組長喊了聲劉雲橋：

「我聽說昨晚上你到家把我找，

正趕上我去找李占鰲。

你先別說我是牆頭草兩面隨風倒，

我也不是腳踩兩隻船，三心二意耍花招；

我嫌咱們組你領導得不夠好，

力氣不少出，產量提不高。

我倒不是怕競賽失敗人恥笑，

我是覺着我這愛國的心切怕立不了功勞！

今天我特來把你找，

一來我想退組二來想跟你聊一聊。」

張二寶說了一大套，

劉雲橋真像火上把油澆。

他怒氣冲冲叫二寶：

「我早看出你是這山望着那山高，

你不願在我組那就快拉倒！

我們組沒你的雞蛋也做得了槽子糕！

別看我今年失敗了，

到明年我就要使我們的產量大提高！

我們互助組的名字一定要叫它登上農民